



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

45.52  
C456

0568631

# 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

张守仁译

社科库清3



10023970

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В.В.ВЕРЕСАЕВ  
ПОВЕСТИ  
И РАССКАЗЫ

---

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

《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》选译

插图作者卡拉钦卓夫

责任编辑：磊 然

封面设计：田 大义

**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**

---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3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2  $\frac{3}{4}$  插页 3

198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1982 年 7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7,500

---

书号 10208·103

定价 1.05 元



作者像

## 目 录

无路可走 .....	1
在转弯处 .....	119
在草原上 .....	286
路过 .....	301
高山上 .....	322
在鼠笼里 .....	347
比赛 .....	370
两次脱险 .....	382
译后记 .....	394

# 无路可走

## 第一部

1892年6月20日，卡萨基诺村

现在已是夜里三点钟了。耳边还回荡着少女们快乐的声音、压抑着的笑声、低语声……她们走了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可是空气里仿佛还弥漫着这种炽热的、青春的欢乐，于是一丝微笑不禁浮上脸来。我久久地站在窗前。天开始亮了，带有露水的、黑魇魇的园林里，笼罩着一片深深的寂静。远处谷仓附近，狗汪汪地叫着……一阵风吹过，菩提树顶一根枯枝断了，它被树枝钩挂了一会儿，再落在林荫小道上。板棚那边飘来湿胡桃树浓郁的气息。多么美好啊！我站着，贪婪地望着，心里充溢着一种不可理解的、宁静的幸福之感。

心胸呼吸得更欢畅，  
重又想拥抱别人……<sup>①</sup>

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熟悉——那树影，那板棚的草顶，那

---

<sup>①</sup> 摘自俄国诗人费特（1820—1892）的《还是春天……仿佛非人间的……》中的诗句。

菩提树下从马上卸下来的水桶。难道我有整整三年没有到这里来了吗？我好象昨天还看见这一切的呢。可是事实上，时间过去很久了……

唉，回想起来，在过去三年里，令人满意的事是那么少。并且蜷缩在自己的蜗牛壳里，惶恐地环顾左右，面对着危险，意识到解救自己的唯一办法，——就是毁灭，毁灭掉肉体 and 灵魂，毁灭掉一切，让自己什么痕迹也不要留下来……怀着这样的心情能够生活吗？承认这一点是不愉快的，但我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度过这整整三年的啊。

“为什么我要依靠时代？还不如让时代来依靠我。”<sup>①</sup>我常常想起巴扎罗夫的这两句骄傲的话。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啊！他们多么自信！而我呢，似乎真正相信的只有一个东西——这就是相信那不可抗拒的时代的力最。“为什么我要依靠时代？”为什么？时代并不回答。它悄悄地攫住你，把你带到它要去的地方。如果你的道路和时代相一致，那当然很好；但如果不是这样呢？那你就得承认，你走的路是违背自己的意志的，即使你用整个身心提出抗议，——时代仍旧在走它自己的路。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困境中。令人窒闷的、毫无生气的、黑暗如漆的时代，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。我恐惧地看到，它损害着我最珍贵的东西，动摇我的世界观，破坏我的全部精神生活……哈特曼<sup>②</sup>说，我们的信仰

---

① 见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第七章中巴扎罗夫和阿尔卡欣的对话。

② 哈特曼·爱德华(1842—1906)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，著有《无意识的哲学》一书。

是“无意识”的果实，而我们不过是用智慧给信仰寻找或多或少的合适的根据罢了。我感到在这种不可捉摸的“无意识”里，秘密地进行着一种我所不了解的背叛勾当。总有一天，我将会突然处在这种“无意识”的支配之下。这个想法使我充满了恐惧：我十分清楚地看到，真实和生命——全都包括在我的世界观里；如果我失去了它，我便失掉了一切。

周围发生的一切，只是使我更加相信：我的恐惧是有根据的，时代的势力是一种可怕的势力，人的力量是抗拒不了它的。多么奇怪，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，一切竟会发生如此的变化？最光辉的名字突然变得暗淡无光，最崇高的话语突然变得庸俗可笑。新一代代替了昨日的一代。我简直不能相信，难道这些人就是昨日一代的弟兄？在文学上缓慢而持续不断地改变着总的方向，但这种改变绝对不是为了某种新的原则，——啊，决不！事情非常明显：这是一种背叛，是一种普遍的、广泛的背叛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文学界想方设法侮辱过去那光辉有力的一切，但是做得多么幼稚，他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，还自以为是在拥护某种“遗教”呢。从前那面圣洁的旗帜，在他们手里早已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，而他们还得意洋洋地高举着这面被他们玷污了的圣旗，号召着读者。他们没有热情、没有信仰、心如死灰地叙说着某种谁也不相信的东西……

我细心地注视着这一切变化。令人痛心的是，人们如此驯服地、无意识地走着时代驱使他们走的道路。但同时，



我不能不看到，我自己的处境也是多么反常：我竭力想站得比时代更高（仿佛这是可能的！），怀疑地对待任何一种新思潮，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。我有变成曾经是“常胜舰”那完全“无用的碎片”的危险。<sup>①</sup>我愈来愈深深地纠缠在这种不能自拔的矛盾中，内心里压抑住痛苦的自卑，终于得出上面说过的那个结论：毁灭，毁灭掉一切，——这才是我唯一的出路。

我并不谴责自己，因为要是这样做，我一定会撒谎和夸大。但是应该承认：我的这种心情也并不能促使我自重起来。窥视内心，——那里一片阴冷、黑暗，这种对于周围事物无能为力的恐怖是如此可厌、可怜！我觉得，谁都没有经历过象我这样的感受，我好象是被现在这可怕的、动荡的时代抛到世界上来的一个畸形的怪物……过着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。只有工作救了我。我作为一个乡村医生，有很多工作要做。特别是最近一年来，有许多繁重的、责任重大的工作需要我去做，这正是我所企望的。全心全意埋头于工作，用工作来麻醉自己，完全忘掉自己，——这就是我的宗旨。

现在我的职务结束了。职务结束得突然，足以引人深思。想不到，在地方自治局里，我竟成了一个enfant terrible<sup>②</sup>。参议会主席一听到我的名字就反感。流行着斑疹伤寒。我在防疫队里工作了四个月，到今年四月底，连自

---

① 引自俄国诗人迈科夫(1821—1897)的抒情诗剧《三个死》。

② 法语：可怕的孩子。这里是指胆大妄为的人。

己也病倒了。等我恢复健康的时候……才知道他们不需要我了。事情弄到这种局面：如果我不愿被人侮辱，我就必须离开那儿……唉，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！我辞了职，乘车来到这里。把所有这一切都忘掉吧！……

一所地主老宅的大厅里，桌上的茶炊正在沸滚。吊灯把摆上晚餐的饭桌照得通明，但在较远的屋角里，几乎是一片漆黑。天花板下，一群苍蝇嗡嗡地叫着，令人产生睡意。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，温暖的夜色就从浴着月光的花园里透进来。河面上隐隐约约传来女性的笑声、叫声和溅水声。

我和伯父俩在厅里踱着步子。在这三年里，他老多了，也胖多了，每说一句话就要咳嗽一声，但他的亲热和健谈，却和从前一样。他对我讲今年收成的可能情况和已经开始了的割草工作。一个体格健壮、脸色红润、头上包着头巾的女仆，赤着脚，把煎锅里嗤嗤作响的煎蛋端了进来。进来时她用臂肘推开了半闭的房门，于是天花板下那群苍蝇便哄的一下飞动起来，嗡嗡地叫得更响了。

“我们这儿有一样东西，你们那儿是没有的，”伯父微笑着，用他那双近视的、突出的小眼睛望着我，说道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我忍住笑问道。

“苍蝇！”

当我还是大学生到这里来度暑假的时候，伯父每次都说过和这完全相同的话。

伯母索菲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洗完浴回来了。隔着两

间屋子，就听到她那响亮的嘱咐声。

“帕拉什卡！去拿一条被单来挂在寝室房门上！叫男孩子们来吃晚饭，他们到哪儿去了？……肉饼端上来，把地窖里的酸乳和鲜奶油拿出来……麻利点儿！阿琳卡呢？啊，煎蛋已经端来了，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匆匆忙忙走到茶炊旁边坐下。“喂，你们两位还等谁呢？想让煎蛋冷掉吗？坐下来吃吧！”

索菲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穿一件旧的蓝色短衫，尽管她的脸晒得黝黑，但她的模样却很象上世纪的法国侯爵夫人。她那蓬蓬松松围着圆脸的、已经有点灰白的头发，看上去好象洒了一层白粉。

“怎么？难道不等小姐们来就可以吃吗？”伯父问道。

“可以，可以！谁叫她们迟到呢！”

“不，这是不行的。你怎么可以强迫我们破坏骑士的规矩呢？”

“呸，去你的！要知道米佳<sup>①</sup>是远道来的，肚子饿了。你也算是个骑士！”索菲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微带讥笑，说道。

“好吧，没有办法；既然下了命令，那就得服从。咱们坐下来吃吧，德米特里？喝酒吧，就拿这煎蛋下酒。”

他把两只酒杯并放在一起，把瓶里的茵陈酒倒进杯子里。

---

① 米佳是德米特里的小名。

“拉丁语里伏特卡酒是怎么说的，——是aqua vitae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嗯！‘生命之水’……”伯父出神地望了一会儿斟满了的酒杯。“想得多妙啊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用眼睛看看我，然后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。“来吧，祝你健康！”

我们碰了杯，一饮而尽，接着吃酒菜。

“我们的小姐们到底到哪儿去啦？”伯父津津有味地嚼着煎蛋，问道。“我担心呢。”

“吃煎蛋吧，不用你担心。小姐们已经洗完浴了。”伯母答道。

窗外花园里，传来一阵笑语声。阳台的玻璃门格吱一声，被推开了。

“听，我们的小姐们来了：天呀，半里外都听得到她们的声音。”

她们谈笑着走进大厅。她们刚洗完浴，个个都容光焕发，生气勃勃。娜塔莎湿润的黑发就象长披风似地披散在背后。伯父看见这个样子，似乎很不满。

“娜塔莎，你为什么这样披头散发？”

“我钻到水底里去了，”她一边迅速回答，一边走到桌前坐下。

“这象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松尼娅，把火腿给我……啊，这样可以使头发快点干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伯父惊异地问，并且滑稽地抬起了眉头。“大姑娘根本不应该披头散发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连连摇头。

但是他的教导完全白费。大家忙着吃饭，并且不知道为什么都在忍住笑逗着莉达。莉达红着脸，皱着眉头，但是当松尼娅说了一句“能逃命的快逃命吧！”突然哈哈大笑时，莉达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，莉达，你遇到了很危险的事情吗？”我轻声问她，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。

娜塔莎迅速地瞥了我一眼，悄悄地用眼光朝她父亲那边示意。这就是说，这里有个秘密，以后会告诉我的。

“德米特里，你吃肉饼为什么不就着通心粉？”伯父猛地发觉了，“让我来给你拿。”

他把通心粉放到我的碟子里。

“意大利人最喜欢吃通心粉，”他告诉我道。

伯父是个非常殷勤的主人，但是我得承认，坐在“大人”中间，我感到有些无聊，并且说实话，我早就知道意大利人爱吃通心粉了。

男孩子们也进来了。米沙<sup>①</sup>，一个十五岁的棒小伙子，露出一副愁眉不展的神气。他默默地坐下，立即吃起煎蛋来。佩季卡<sup>②</sup>比他小两岁，但比他高一班。这是个敦实的

---

① 米沙是米哈依尔的小名。

② 佩季卡是彼得的呢称。

少年，大脑袋。他进来时手里拿着一本书。在桌旁坐下后，用两个拳头支住脸颊，就读起书来。

“哦，米佳，给我们讲讲这些年来你都做了些什么事，”索菲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把手搁在我臂肘上，说道。

娜塔莎抬起头，期待地望着我。但是我很不愿意重提往事……

“唉，伯母，没有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。上班，给人治病，——就是这些……噢，我刚刚经过舍梅托沃村，村外那座新磨坊是谁造的？”

“这是我们的乌斯京造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啊呀，磨坊已经开了一年多了……”

接着谈起村里一连串的新闻。厅里很舒适，黏有蝇粪的古老的钟嘀嗒嘀嗒均匀地响着。月光从窗外照进来……内心感到平静、快乐。这些半大的小丫头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。她们的脸多么漂亮啊！这哪里还象我过去的那个“少女队”？——我做大学生的时候到这儿来度暑假，索菲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曾把她们大伙儿叫做我的“少女队”……

餐桌那头传来一声狂叫，使大家为之一怔。

“什么事？”伯母严厉地问道。“这是谁？”

“是我！”佩季卡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当然是你，不然还有谁？看我不揍你，这个坏孩子！”

“这表示我把书念完了，”佩季卡解释道。

伯父抬起头，仿佛刚刚醒过来似的，用眼睛朝周围看了一下。

“噯……这是什么声音？”他咳嗽着问道。“大概又是佩季卡在粗野地喊叫，是不是？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他咳了一声，把糖放进自己的茶里。佩季卡瘫坐在椅子上，咧着嘴嘻笑着。

“有力的叫声，昂扬的叫声……我在内心里感到……可怕的叫声，不明不白的叫声……我从内心里喊出……嘿嘿嘿！说起来多么顺口啊！”

佩季卡这才满意地把碟子移到面前，给自己拿酸凝乳。周围的人笑着，而他却聚精会神地用匙子搅着加糖的酸凝乳，仿佛人们的笑声完全和他没有关系。

大家喝完了茶。

“怎么样，韦拉·尼科拉耶夫娜，今天你愿不愿意弹弹琴，让我们一饱耳福呢？”伯父问道。

韦拉是索菲娅·阿列克谢耶夫娜的侄女，身材苗条匀称，淡黄的头发，乳白色的脸，长着一对善良的眼睛。秋天她准备进音乐学院，据说她确实很有才华。

“对，对，韦拉，”我说道。“晚饭后给我们弹个曲子吧。我在波扎尔斯克经常听到人们谈起您的才华。”

韦拉不安起来了。

“啊唷，老天爷！米佳，我预先对您声明：要是您再说这种话，我就坚决不弹了！”

“请您放心，让我先听一听再说。很可能听了之后就不

说这种话了。”

伯父笑了，从餐桌边站起来。

“看来，茶都喝完了。韦拉·尼科拉耶夫娜，向他证明一下‘就是波扎尔斯克也会产生自己的牛顿’<sup>①</sup>。”

大家走到客厅里。韦拉在钢琴前面坐下，一只手迅速滑过琴键，然后用手指在键盘中央猛力一击。

“给你们弹什么曲子呢？”她转过头来问我。

“有名的演奏家都是这样开始的！”佩季卡尊敬地说道，一面用食指揪一揪韦拉按着琴键的那个指头。

“佩季卡，别闹！”她甩掉他的手，大笑起来。

伯母把佩季卡从钢琴旁边赶走。

我请求她弹一支贝多芬的曲子。娜塔莎打开通阳台的旁门。从花园里飘来露水和芬芳的白杨的气息。一只迟归的夜莺在金合欢树上啾鸣着。它的鸣声被贝多芬那响亮的、极其独特的和音所掩盖。大厅里，在一盏小灯的照明下，佣人在收拾碗碟。伯父在沙发里喘着气，瞪着眼睛聆听着。

我不大懂音乐。我甚至说不出韦拉弹的那支奏鸣曲里表现的是悲哀还是欢乐。但听到这种美妙的、不可思议的音乐，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沸腾，觉得很舒畅。我回忆着过去。现在觉得过去许多事情是陌生的、奇怪的，仿佛有另一

---

① 引自罗蒙诺索夫的《一七四七年伊丽莎白女皇陛下登基日颂》。

依撒克·牛顿(1643—1727)，英国天才的物理学家、力学家、天文学家 and 数学家。



个人代我生活着。我曾为我心里没有热烈的感情而感到痛苦。我一面工作，一面在内心里痛苦地嘲笑自己……够了，我过去这样做是否对呢？大家都生活得安宁、幸福，而我却到那充满悲哀和贫穷、缺乏支持和帮助的地方去。他们是否知道我在那儿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贫困、那些精神上的痛苦？我为此曾自觉地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……而我从那儿带回来的却只有把我引向坟墓的不治之症。

韦拉在弹奏。她那苍白的脸神情专注。只有在嘴角漾着俏皮的微笑。美丽、细长的手指在键盘上迅速滑动……噢！现在连我也能够肯定地说：这音乐里包含有多少充满热情的、青春的幸福啊！乐音不愿意知道有任何悲哀：生活多么美妙，它整个都充满着美丽和欢乐。为什么要给自己臆造一些痛苦？月光照着白杨的树梢，每一簇枝叶都呈现在透明的空气里。河那面的山坡上，耸立着黑魑魑的橡树丛。笼罩在银灰色的雾霭里的田野，向远方伸去。那里现在是多么迷人啊。伯父低着头，仍旧发出呼哧呼哧的喘声。他是在打瞌睡呢，还是在听音乐？

娜塔莎蹑手蹑脚走到我身边。

“米佳，我们今晚去不去散步？”她弯下身来，眼睛发亮，轻声问我。

“当然去！”我低声答道。“怎么，直到现在还不允许你们晚上出去散步吗？”

娜塔莎微笑着低下头，用目光朝她父亲那边示意一下，便走开了。